

一个少数民族村落传统武术人口变迁的考察

郭学松^{1,2}, 方千华¹, 陈上越²

(1. 福建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2. 宁德师范学院 体育系, 福建 宁德 352100)

摘要:运用文献调研、实地考察、口述史等研究方法,以一个少数民族村落的传统武术为研究个案,通过对不同时期村落传统武术人口的变迁进行挖掘整理,分析归纳导致村落武术变迁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八井武术因畲族人民生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伊始,在不断融入新的技术体系并在特定的社会实践检验中得以成型。在历经不同时期社会变迁中,八井武术人口变化所呈现的特征为:在定居开垦、迁界事件、近代纷争、挖掘整理等时期,武术人口基数比列呈现上升态势;在文革及改革开放至今,武术人口基数比例出现严重下滑趋势。从村落传统武术传承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村落武术发展的适者生存规律、村落武术开展的经济诉求等方面归纳导致村落武术人口变迁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畲族;少数民族;村落武术;传统武术;人口;八井村;福建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0X(2015)12-0049-08

DOI:10.15930/j.cnki.wtxb.2015.12.007

Change of Number of People Practicing Traditional Wushu in a Village Inhabited by Minority People

GUO Xuesong^{1,2}, FANG Qianhua¹, CHEN Changyue²

(1. School of P. E. and Sport Science, Fujian Normal Univ., Fuzhou 350108, China;

2. Dept. of P. E., Ningde Normal Univ., Ningde 35210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used literature study, field research and the oral history research analyze how the traditional Wushu was developed and how the number of people practicing Wushu changed in Bajing, a village inhabited by the minority people in Fujian Province. The research suggested that Wushu in Bajing was well developed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life of shē People, and became mature during the social change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with help of new skills. The number of people practicing Wushu increased during the settlement in Bajing, the border dispute, the social conflicts etc. The number decreased from the period of cultural revolution to the present, which indicated personal, social and economic influences.

Key words: shē People; minority people; Wushu in village; traditional Wushu; population Bajing village; Fujian Province

“高手在民间”是当前较为时髦的话语,是人们追求“原生态”话语权的具体征兆,他代表具有 5000 年灿烂文明,是对现代工业化文明、商业化运作,城市喧嚣与污染等现象的反叛,是对“大知闲闲,小知间间”、“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的极度鄙弃与厌恶,是对繁杂无聊、燥动不安生活状态的抛弃,是对简单朴素、宁静和谐生

活的向往、追求与回归^[1]。这种对“原生态”的向往,在中国武术领域却以“村落传统武术”最得彰显,特别是传承在“刀耕火种”的密林深处的畲族村落,其中福建省罗源县八井村的畲族武术就是沧海一粟。通过对八井武术习练者雷进雨、雷知坤和雷明三代人演练的拳术、棍术、对练套路的攻防技击分析得知,八井武术仍然保留了突出拳打四门、寸劲截力、攻守兼备等较为完整的传统武术的风格特征和技击价值,是畲族武术中典型的原生态村落体育项目之一。本研究以八井村畲族武术为案例,通过对不同时期村落武术人口的变迁进行整理分析,以期梳理目前部分村落传统武术发展日渐式微的主要因素,为传统武术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献计献策。

收稿日期:2015-09-25;修回日期:2015-10-2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4CTY022);宁德师范学院创新团队资助项目(2013T15);2015 年福建省高校杰出青年科研人才培育计划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郭学松(1983-),男,安徽六安人,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传统体育、体育史。

1 八井畬族传统武术源流的辨析

畬族八井拳的来源颇具神秘色彩,截止到目前,尚无专门考证其拳种源流之派系,更无法寻觅其源头活水,基于此,课题组在大量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深入八井村进行实地考察,在思想意识形态所展示的口述史和肢体文化推演的“身体文化”记忆的互证循环推演中,形成了对“八井拳”源流的考析。目前,通过课题组的整理得出关于“八井拳”源流的两个版本。

其一、雷氏二兄弟传拳说。明成化年间(1465-1487),雷安居、雷安和两兄弟迁居牛洋村(现为八井行政村下属自然村),教族人练习武术,并历代相传。后裔分居八井村后,拳术的套路、练武人数增加,并开始向外传播。因此,“八井拳”逐渐出名^[2]。据课题组调查考证,关于《福州市畬族志》记载的“八井拳”源自于明朝年间的雷氏二兄弟所传之说与村里面部分村民的记忆相符,缘于时间的久远性,且畬族历史又是一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记载的言传族别史,故考证之任务艰巨。但在他们的“记忆”中提到八井的畬族是浙江等地畬族的主要迁出地,而八井的畬族估计在明末清初由凤凰山迁入,虽具体时间不得而知,言外之意,雷氏二兄弟传习武术的事件可能与历史时间有冲突。根据这一线索,课题组查阅了大量的畬族文献,其中相关记载为,福州地区畬族最早往外迁徙的是唐永泰二年(766年),罗源雷进裕一家五口由十八都迁至浙江青田^[3],这说明在唐(766年)之前畬族就已经在福州或罗源地区定居,然而,畬族入迁闽东自唐乾符三年(876年)就已经开始^[4]。从相关文献记载结合相关村民们的口述可知,在时间上和口述资料来源上推演,雷氏二兄弟在八井传授武术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可信度。

其二、南少林林铁珠传拳说。传闻火烧福建南少林时,南少林武僧“铁珠和尚”避难于此,把拳术和棍术等武功传授村民^[5]。《中国南少林》一书也有相关记载:“据传清初‘火烧南少林’后,武僧铁珠和尚避难于此,传授村民拳术和棍术等武功,二者结合,产生了八井拳^[6]。”另载,雍正时期南少林铁珠和尚逃难经过八井村时,向当地村民传授武术和医术。此后,练武术就成为村民防身健体的传统^[7]。针对这些文献记载,课题组在调研过程中,专门深入访谈了相关武术传承人和村民,并对口述史整理得出,南少林僧人林铁珠武艺高强,曾参与反清复明活动,举事失败后,南少林寺遭毁,僧人四散,铁珠和尚流落至罗源期间,曾在此地传授南少林武艺于八井村民。由于林铁珠传拳较前者距今时间短,在人们的记忆中较为清晰,所以,对这种源起说法持肯定态度的人较多。不仅罗源地区如此,在

闽东古田的“龙桩拳”、福安金斗洋“畬家拳”中都可以寻觅到南少林僧人林铁珠授拳的历史足迹。

关于“八井拳”源起的不同记忆,课题组在多次与八井武术传人及村民们进行交流的基础上,通过认真揣摩推理,形成以下共识。首先,这两种关于八井拳的源起说法都是基于不同的视角和社会阶段而提出的,其中之谬误还是很难定夺。原因是,在解放前期,八井拳还不曾有现在的学术名称,只是作为一种武艺、武功或技艺而存在于村民的语言和肢体的记忆之中,为使得这种记忆有一个可依靠的源头,于是处于种族崇拜的雷氏兄弟传拳说便不胫而走,一度引领一段时期。随着唐豪、罗炤等学者对南少林的挖掘整理,林荫生等省内学者也持续深入研究过南少林,还曾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专项研究南少林事宜。其中,关于南少林的研究中就深描过南少林寺被毁、僧人逃散等情况,其中重点阐述了武僧林铁珠奔走于闽东地段,其中就路经罗源地域并授武于八井民众,该书将“八井拳”列为南少林武术派系(详细材料可参考林荫生著《中国南少林》)。另外,最近几年关于南少林的关注力度不断提升,在福建省乃至全国、全世界开始风声鹤起,在重重因素影响下,将八井拳归于南少林武术派系,实则是基于其传承和发展视角的考虑。其二,课题组将传承人口述与畬族本身的尚武传统相结合分析认为畬族自身尚武传统是基础,雷氏兄弟传拳发展了“八井拳”,南少林武僧林铁珠授武丰富了八井拳,使其走向成熟,臻于大备。课题组与相关传承人形成这种共识的原因有以下方面。

畬族人民自身尚武传统是八井拳技术体系丰富及走向成熟的重要基石。畬族人民为何有尚武传统呢?郭学松在“畬族武术源起和特征研究”一文中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阐释:一、生存环境复杂性造就畬人尚武精神,山高林密多猛兽的生活环境中,为了争夺生存空间,畬族先民在与野兽搏斗的过程中,不断悟出了许多象形武术,如八井拳中的五虎围桩、猛虎卧地等,这些动作伸似老鹰双禽,扑如猛虎下山,动如龙蛇飞舞,如此等基本动作都是模仿动物所得,正如邱丕相先生所言,使用利器与野兽搏斗的本领,这些技术孕育了武术技能,为武术的产生准备了物资条件^[8]。二、武风盛世的社会环境使得畬人武念炙热。唐朝的武风盛行也为畬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习武环境,如康熙二年(1633年),罗源县畬民蓝允忠考取武举人。康熙二十年(1681年),罗源县畬民蓝名震考取武举人^[2]。三、民族歧视的生活环境迫使畬人尚武自保。由于畬族人民经常被歧视、被欺侮,畬族男子就不得不学些武术作为自卫之用^[4]。四、反抗压迫斗争为畬族武术提供了实

践和传播的土壤。自唐以来到近代社会,畲族人民在雷万兴、苗自成、蓝奉高、李元勋、陈吊眼、许夫人等人的带领下掀起了反抗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斗争。五、保家护院,抵御匪患也是畲族人民尚武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此等等足以说明畲族是一个尚武的民族,生活在罗源八井村的畲族人民同样具有上述的尚武精神,这也是八井拳具备较强技击价值的重要原因。

雷氏兄弟传拳及南少林武僧林铁珠授武发展或丰富了八井武术,使得其不断成熟,乃至自成体系。中国传统武术要求练习者具有“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不懈精神,才能从本质上习得武术技击、养身、修性之真谛。八井拳同样是在畲族民族习武传统的基础上逐渐衍化而来。据村民们分析,早期的畲族人民所练习的仅仅只是具有较强攻防特征的一招一式的动作,并未形成武术的观念,然而,在雷氏二兄弟的授武过程中,逐渐规范了八井武术,在林铁珠将南少林武术融入八井武术之中时,使得八井武术由单一的族群武术开始海纳百川,自成拳派体系,即“八井拳”。课题组经过深入探究,认为八井畲族民众对“八井拳”源起的这种观念比较符合畲族的风俗习惯、生活习性、生存环境等方面,故而,“八井拳”应该是畲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结晶,同时又汇集南少林武术于一体,形成了具有八井地域文化特色的自成理论、技术体系的八井武术。

2 八井畲族传统武术人口的变迁之路

武术人口一般是指长期从事武术习练的个体或群体,而本文所指的八井武术人口,主要针对八井村民习练“八井拳”之习武者。在探讨八井武术人口的变迁过程中,课题组主要选取了八井畲族定居时期、古代社会时期、近代社会阶段、新中国成立阶段、文革期间、改革开放到二十一世纪初及当前七个阶段的武术人口基数和比例进行分析。选取这些时间段主要考虑到武术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如唐朝社会倡导武术,武风炙热,元朝禁武,武风衰落,隐于狭缝。如此看来,文化变迁侧重于文化环境诸要素的变化,如文化特质、文化模式、文化风格等的演变,而社会变迁则侧重于社会环境诸要素的变化,如社会关系、社会群体及社会生活演变等^[9]。克莱德·M·伍兹曾说“当社会自然环境的改变有利于民众新的思想模式和行为模式时,文化变迁的先决条件就具备了”^[10]。武术文化的发展同样如此,与时俱进也是当前武术发展的重要课题。课题组在调查八井村武术人口的变迁过程中,得到了八井村武术传承人雷进雨(1948-)、雷永全(1977-)、雷知坤(1982-)、雷明(1993-)及罗源县文化馆非遗负责人陈

晶(1986-)等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通过他们及村民的口述记忆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以下几个时期八井武术人口的变迁。

入居时期的全民皆兵。根据各种史料记载及八井村村民口述,畲族民众定居八井(当时并未曾有这个地名,到了民国时期才出现“八井”术语)时期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朝前期的历史阶段。在他们的记忆中,当时祖辈们从广东凤凰山迁徙至此,在迁徙过程中分不同地域开垦居住,在当时的“八井”定居的畲族先民仅有3-5户约20人左右。缘于定居地为榜山而居,又地处深山密林之所,为了安全起见,迁徙定居的畲族村民在男丁的带领下,曾在闲时就聚集练武,是以图生存,以备御敌之不测。此时,“八井村”的武术人口达到95%以上,除了一些嗷嗷待育的婴幼儿之外,男女老少都会“耍几手”,体现了较高的武术人口比例。

迁界事件诱发习武动机。畲族先民在“八井”定居后,过着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生活,随着人口的不断繁衍,女性更多的承担起哺育和家务事情,练习武术多数被耽搁,或者偶尔娱乐一下,这一阶段的习武人口比例有所下降,直到康熙年间的“迁界事件”事发,再度迫使畲民强化习武保家护院。“迁界”是清廷对付郑成功军事力量所采取的一项暴政,其行为之所致惨绝人寰。据《榕城纪闻》载:“火烧两个月,惨不可言。”“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途。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11]又如《清初莆变小乘》载:“海滨迁民,初时带有银米及镗重,变卖尚可支持。日久囊空,既苦糊口无资,又苦栖身无处,流离困迫,谋生无策,丐食无门,卖身无所。展转待毙,惨不忍言。”^[12]这些在“迁界”事件中导致的大量流民,在生计无门的情形下,被迫走上了匪寇之路。课题组调查中得知,这种历史遗留下的负面影响,一直影响到解放初期,虽然后期的匪寇性质有所变异,但是基于流变的视角还是存在一种思想后遗症的。面对匪寇肆虐的社会情景,男耕女织的“八井”祥和生活局面被滋扰,为了保护劳动果实,为了保护生命财产安全,畲族老人们号召族人,不论男女老少,皆要习练防身之术,以抵匪患。据村里老人回忆,当时的“八井”民众发展到60人左右,习武人口比例约为90%左右,社会环境的改变,导致习武人口比例居高不下。

“习练国术,保家卫国”的行动在兵戈铁马的近代社会尽得彰显。到了近代社会,国内社会环境可谓生灵涂炭,中国广大民众受到的压迫最为沉重,因此,他们的反抗也最为强烈。这一时期,八井村参加中国革命武装的有雷世珠、雷连弟、雷水木等,他们配有步枪、

大刀、长矛等武器。另外,八井村苏维埃政府组建八井赤卫队,队长雷木水,贫农团团长雷坤霖等。民国 22 年,国民党罗源县长派县保安队 100 人荷枪实弹,围剿畲村八井;八井山头游击队和八井村赤卫队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反击,击退县保安队,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民国 30 年,欧阳友心率领畲族蓝新金、蓝新贞等人伏击向飞鸾岭行进的日军,并于次日在松山一带阻击日军,先后击毙、击伤日军和伪军 50 多名^[3]。后有传奇战士八井雷世珠的传奇事件、雷水木与叶飞、八井南少林铁珠传药方救红军等事件广为传颂。在这种被压迫、被奴役的社会环境中,八井村民众自发习武,拿起手中的武器与压迫者展开了一次次较量,展示了不屈之精神。据村民们回忆,当时全村约有 200 人左右,习武人口约占 90%,说明了人们不屈的斗争精神激发了他们习武的潜意识。

新中国成立至第一次全国武术挖掘期间的武术消沉期。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举国同庆,各行各业,生机勃勃。八井武术同样如此,他们到处表演,还获得了一致好评,但是,好景不长。据村民们介绍及结合相关材料记载,1951~1953 年,连续举办 3 届全县体育运动会均有武术表演项目。50 年代末起,武术活动一度低落^[3]。新中国成立之际,社会环境安全系数升高了,匪患减少了,民族歧视程度降低了,一直作为保家护院而存在的具有较强技击价值的“八井拳”,社会生存空间浓缩了,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发展生产等方面,因而练武人口骤然降低。据相关材料统计和村民们回忆,在 1958 年该村共有 299 人^[13],其中武术人口约为 100 人左右,不到 40% 比例;然而,文革结束时,1987 年全村共有 411 人(材料来源于罗源县统计局 1978 年国民经济资料),武术人口仅有 50 人左右,其武术人口比例还不足 20%。文革期间,不少武术工作者遭受迫害。很多优秀的拳种被打入冷宫。收藏在群众中的武术史料、书籍被抄被毁,武术传承的基础遭受严重破坏^[14],中国武术发展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或遏制。例如,河北沧州的王子平、朱国福、姜玉和等武术名家先后遭到迫害,甚至被抄家;著名宣武体校教练郭双凤老师的师傅宋志平先生的器械及习武资料全部被红卫兵拿走,陈氏太极拳名家雷慕尼当时去了西厂拉煤。很多民间武术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15]。在雷进雨先生的记忆中,当时的八井村,白天几乎看不到有人在练武,当时有些武术爱好者只是在自家后院或屋内偷偷习练,其人数之少屈指可数。

国家号召,武风重拾。文革结束后,武术同其他民族传统体育事项一样,开始步入复苏阶段。1979 年后,八井村的武术转趋活跃^[3]。究其缘由,主要是国家

政策和社会环境影响。1979 年 1 月国家体委下发了《关于挖掘、整理武术遗产的通知》的重要文件,并组织武术调查组分赴山西、陕西、四川等 13 个省、市、地区开展考察,在 1982 年 12 月,国家体委召开了全国武术工作会议并提出“挖掘传统武术,抢救武术文化遗产,是当前的急迫任务。”于是国家体委成立了武术挖掘、整理领导小组,负责统一部署全国武术挖整工作,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相应成立了自己的挖整办公室,专门负责当地的挖整工作。此次挖掘整理汇报工作一直持续到 1986 年,收获颇丰,不做赘述。社会武术风席卷整个中华大地,可谓是阳光普照,武术迎来了又一个春天,八井村畲族民众同样为振兴八井拳而做出不懈努力。据统计,在 1986 年,八井村共有 482 人(材料来源于罗源县统计局 1986 年国民经济资料),相关武术人口可达到 300 人左右(当然,其中不乏临时性习练拳脚之类),基数比为 70% 左右,在此期间,八井村民雷信钗、雷知土参加呼和浩特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八井拳(半龙虎庄)”;雷钗桃(女)在乌鲁木齐全国第三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展示“八井拳”^[3],相关表演均获得好评。

经济发展,武风渐逝。改革开放席卷全国大地之际,国民经济开始复苏,人民群众的注意力开始投向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等方面。整个社会环境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无独有偶,武术运动理应该有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然而,事与愿违,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中,中国武术的发展不仅没有跟上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反而与经济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在 2000 年,八井村共有村民 477 人(罗源县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然而,此时的八井村习武人口不到 30 人,占全村人口基数比不到 10%,这些武术民众往往在过年过节时段集中在老拳师家中集体练习武术,很少出现坚持系统“日日练,日日功”的情形。据村里相关人士分析,八井村武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每况愈下的主要原因有和谐社会中武术的转型难题、武术的直接经济价值尚未得到体现、村民们的娱乐方式增多等方面因素严重制约了村落武术的发展。

积极倡导的氛围中,八井武术发展岌岌可危。随着近些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持续关注,相关保护力度也不断加大。其中两个指标最容易说明,一是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方向。从最近几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中便可以察觉,关于武术类课题在民族传统体育类立项课题中始终名列前茅,说明了国家保护传统文化政策性倾向。二是科研产出同比增加。最近几年的体育类核心期刊的刊文中,传统体育类论文中,只有武术文化是各个体育类期刊都会接受的研究方向,而且每个体

育类核心期刊每年几乎都有刊发关于武术文化的学术论文。在投入和产出方面,对中国传统武术的开掘工作正在不断深入,但是,实际生活中的一些传统武术的发展却不乐观。据不完全统计,八井村目前有人口603人,其中习武人数不足10人,经常性习武民众仅5人左右,其比例之低触及瓶颈。社会环境优化了,经济条件提升了,为何武术人口却直线下降了。据村民们说,村落民众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带动了人口流动,奔波于生计的年轻人,哪里有什么心思习练武术,娱乐方式的多样性也冲淡了武术所带来的自娱娱人成分,落到实处的相关部门政策如何实施还需要一个过程,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村民们练武的主观能动性大不如前,这是村落部分武术拳种濒临消亡所面临的最大困境。

从课题组选取的7个不同时期八井村武术人口变迁的情形透视,其变迁的规律基本上体现为武术人口的变迁伴随社会环境的变迁呈现出上下波动的规律。在畲族民众定居“八井村”时,为了与自然争夺生存空间,他们不得不习武保家护院;为了预防匪患,畲族人民笔耕不辍,苦练武艺;在近代兵戈铁马的纷乱社会,保家卫国的精神再度激发了畲族民众习武热情;正真落实到实处的全国武术挖掘整理促生了武术开展的动机。总体看来,在这几个时期,八井村的武术人口比例呈现较高的基数比例,这与社会环境和民众的自觉需求有着极大的关联。在文革前后及改革开放至今,八井村的武术人口趋于下降趋势,特别是当前,几乎低至“冰点”。归纳演绎,武术本身的适者生存的特性需要正确看待,村民们的“文化认知、文化认同、文化自觉”等系列人生观和价值观尚未形成,其武术传承的主观能动性尚未得到激发,故而,八井武术的发展任重道远。

3 八井畲族传统武术人口变迁的启示

3.1 主观能动性:村落武术发展的第一要义

八井武术人口的变迁从某种意义上分析,体现了一种特有的规律性,即八井武术人口的波动是在社会环境变化的前提下的武术传承主体的选择,这种有目的的选择是一种文化主体在外界或内部刺激或影响下,人的主观意识和实践活动对于客观世界的反作用或能动作用,基于人体自身的特征,被视为人的主观能动性。重温八井村武术人口的变迁之路,八井武术源起于畲族人民与自然环境的斗争,成长于不断的社会争斗实践,完善于社会变革的不断洗礼,衰落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这些环节中,主体的需求是八井武术变迁的基本条件。畲族人民为了在山高林密的自然环境

中生存,就必须习得抵御野兽及保家护院的技能,于是,畲族人民自然的生存意识激发了他们必须习练武术及获得生存资本的动机。在八井畲族繁衍的过程中,曾遭遇到匪患滋生和兵戈铁马的动乱时期,为了战胜对手,保护生命财产,畲族民众必须改进八井武术,使其具备更加强劲的技巧特征,八井武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不断趋向于技术成熟化。然而,到了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为了适应社会节奏,八井畲族民众日夜奔波,在“一厢情愿”中,八井武术被遗忘。八井武术人口的变迁导致其武术发展的瓶颈问题,清晰地勾勒出八井民众对八井武术发展的主观能动性。

八井武术人口的变迁,首先让我们体会到:“长此以往,武将无武”的村落武术发展局面。如何调试这种状况呢?在研读前人大量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村民们自身的感受,课题组经过仔细归纳推敲认为,形成一个进化链条才是村落武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和路径,即激化民众武术文化认知、强化民众武术文化认同、形成民众武术文化自觉。这三个学术用语与心理学相关理论相通,主要是指意识形态与外在行为的相互协调的统一表现。文化认知是最基层的心里需求,只有当这一层次的诉求活动满足之后,人们才会沿着需求理论去自然过度或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认知或认识在心理学中是指通过形成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等心理活动来获取知识的过程,即个体思维进行信息处理的心理功能。在认知层面,畲族民众首先要对本民族的武术传统文化进行识辨,达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阶段,要解决“是什么?为什么?”等问题。在这些问题解决的基础上学习八井武术,消除了一定的茫然性,从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等方面考虑,奠定了思想形态上的学习平台。当畲族村民们对本族的武术文化形成一种认知后,他们才会去深入领会八井武术中蕴含的精神和潜在价值,实现对本族群文化的认同。

“文化认同”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认识,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基本价值的认同,是凝聚这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16]。当族群民众对本民族的文化获得深刻认知的程度上,文化认同阶层的需求将会不期而至。课题组在实地调查工作中关于对“八井武术”的价值、传承意义等方面的问题,曾深入访谈过不同对象的村民,只有少数村民认为八井武术是祖宗留下来的财富,具有其他民族不可替代的功能价值,对增强民族凝聚力、发扬爱国精神、传承族群文化、促进族群交流、强身健体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村民基本上是站在传承人、文化传承负责人、村里领导干部等视角来考虑

八井武术,在大多数村民心中,并没有这种族群文化认同的概念,或许从未思考过,因为文化认知并未形成。那么,这些占村落人口较多比例的群体如果没有形成文化认同,他们又怎么会在这种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中自觉地保护、传承本族群的传统文化呢?“文化自觉”只是“空中楼阁”。

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是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7]。从文化认知、文化认同一路走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族群文化自觉观便成竹于胸,八井畚族武术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正基于此。当八井村民对本民族的武术文化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文化认同,他们才会形成武术文化自豪感、武术文化荣誉感,充实对族群文化的“文化自信”,有了信心和动机的支撑,他们才能正确看待这些祖辈们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财富,才会自觉地去保护、传承和弘扬。这种思想意识形态的链条“文化认知→文化认同→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才会发挥整体大于个体的功能特性,成为推动村落武术发展的最强音,真正回归“原生态武术”发展的自愿、自发之路,任重而道远。

3.2 适者生存:村落武术发展的必然选择

适者生存的观念来自于生物学的《物种起源论》,阐释了物种与自然界的系统关系,从而推演到人与社会环境的和谐理念,在传统武术文化中体现为“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天人合一”是整个中华文化的核心,表征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18]。基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观点,它揭示了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界的辩证统一性和协调性,表现了强烈的人文精神和理性追求,与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人类社会与自然开发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及时下流行的“系统工程”思想是相一致的^[19]。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国儒道释文化的浓缩与代表,他更加注重身体文化与自然社会的融合与并蓄,特别是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当社会环境发生调试性变迁时,随之而来的便是武术文化发展与之同步,即表现出文化主体的思想观念与之更迭。也许这就是当今中国传统武术发展瓶颈之路中最容易观察到的现象吧。中国传统武术的“天人合一”观注定了其发展应该保持与时俱进,体现人与自然社会的调试性,即适者生存。八井武术难道真的是反其道而行之吗?

从八井村落武术人口的变迁的历时性透视,八井武术的发展之路与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紧密交融,社会发展中主体的需求决定了八井村武术的社会功效,

注定了八井村武术的命运前景。作为一种社会生存手段,八井武术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价值,当这种社会的需求程度随着社会文明化的提升而黯然销魂时,八井武术始终没有找到自身的社会空间,舞台化、表演化、艺术化、文化性等等,甚至是“异化”,促使了传统武术文化失去了自身的生存根基,独孤求败,路人不恤,濒临消亡。面对诸如此类的情形,村落传统武术文化如何才能体现出当年的“天人合一”的生命体征,保持与时俱进呢?八井武术在历经兵戈铁马的社会岁月洗礼,注定了其重要的社会特性——技击性。是否在当前社会中,这种属性就失去了文化沃土了呢?

在八井村调研过程中,雷氏三代武术传人向课题组展示了八井拳中的“半龙虎庄”、“龙庄”、“虎庄”等武术徒手套路及棍术。其拳术特征重点体现了八井武术的最初原貌,例如,“以刚为主,先防后攻,攻守兼备,直进直退,硬拦硬打,以气催力,发声助威;挺胸立腰,精神上提,眼注对手肩;马为八字(多用八字马步),前三后七,马桩稳固步子疾;主用“枣”(拳)打人,拳打七分直,触及稍节转(立拳直打出,手臂保持三分弯曲,接触目标时突然内旋,力达中指第二指节)。”据受访对象介绍,八井拳术在今天的社会发展中也要保持其原有的“技击”文化内涵。因为,面对当前社会中所暴露的一些不文明的社会现象,正是传统武术发挥其本质功能的场域,在这种突如其来的社会事件中,能够第一时间保护自己或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才是第一要义。八井武术的魅力并未过时,发挥其独特的价值和和谐社会建设服务,是其求生存的重要方面之一,适宜倡导之,正值时日。

目前,在积极倡导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指导下,作为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八井武术”文化,不仅应该发扬其社会实践和检验中而遗存下来的“技击”文化,而且还应该发扬一种少数民族的智慧和人文精神,使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益补充。在现实中,八井传统武术应该摆脱所谓“体育”的束缚,拓展“文化”的审视,才能够使我们对武术看得更加真实和透彻。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建立起真正的中国武术自身的发展立场,才能够找回中国武术在身体文化领域中的“话语权”^[20]。因此,八井畚族传统武术的“天人合一”观一直都存在着,无论是一路走来的与不同社会场景的契合,还是当前“技击”特性的再现光环,抑或文化国际化的氛围中的获得中国民族传统体育“话语权”的实况需求,无一例外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八井传统武术的社会存在价值并未消失过,而是在他的存在中,我们没有真正地认真

审视过,八井畲族传统武术的发展困境正在于此。

3.3 经济诉求:村落武术传承之尴尬

传统武术是否能够真正带来可观的经济价值,是诸多当前练习者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从经济学视角分析,蕴含在传统武术内部的经济价值可以分为显性和隐性两个方面。传统武术的显性经济价值早已被实践所证明,其形式诸多以“武术搭台,经贸唱戏”的途径实施。例如,“1991年11月,湖北举办了武当文化武术节,在短短四天时间里,仅贸易活动的成交额就达7亿人民币”^[21]。“郑州于1991、1992、1993、1995年举办的四届少林武术节,经贸成交额分别为8、24、32、52亿元”^[22]。另外,在1992—1998年期间的河南温县5届国际太极拳年会中,经贸活动中业务洽谈签订销售合同11亿元,引进资金9000万元,贸易成交额600万元,长年在温县学习太极拳的人有2000多人,收入100多万元^[23]。诚然,这些实例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经济价值所在,但是,中国武术门派林立,在面对经济诉求方面也表现出“几家欢喜,几家愁”的格局态势!然而,八井畲族武术同其他诸多传统武术一样,唯一的直观经济价值就是微乎其微的学员学杂费及参加不同级别比赛所得的屈指可数的酬金。像福安金斗洋村的“畲族拳”与中美夏令营活动关联在一起,定期培训美国武术爱好者的境况还是寥寥无几。这也是诸多中国传统武术在“经济诉求”方面所面临的最为尴尬的问题,很难直接产生可视的经济价值,村落的年轻人在面对诸多经济社会问题时,该选择如何生存,他们不得不“忍痛割爱”,背井离乡,另谋出路。在经济文化的冲击中,传统武术文化的“博大精深”显得多么“不堪一击”。

很显然,在门派林立的传统武术之列,真正能够创造出可喜可贺的显性经济价值的屈指可数,也许,在经济标尺面前,传统武术的隐性经济价值才是我们最可观的收获。中国传统武术的隐性经济价值是指通过其附属的功能属性在一定的载体作用下所彰显出的与经济相关联的能量,这种能量可以运用经济学理论去解释或兑换。像传统武术太极拳的阴阳八卦理论及技术特征对治疗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有着重要的作用。主要通过静脉学理论的传递能量介质而达到疏通经脉,调节和激活机体功能,最终实现对不同疾病的治疗和实现康复的目的。无独有偶,从南少林武僧林铁珠授武及同时传授医术的境况分析(相传,八井村的医术和武术均为清雍正时期南少林铁珠和尚逃难经过八井村时,向当地村民传授的^[7]),八井武术同样体现着“武医相伴,医为武翼”的特征,其健身修心的价值体现在一招一式动作中和日积月累潜心修炼的过程中。身心的

健康具有重大的经济学价值,当你看到身处疾病绝症的青年富豪那绝望的举止言行,你才能真正的感触到,原来健康才是一切,习练武术的习惯及武术促进心脑血管健康运行的功能何止此等,在经济快速发展所引发的种种“健康危机”的时代,发掘这种健康价值尚未过时。

八井武术的隐性经济价值还体现在其传统的“技击”功能方面。八井武术始于“技击”,成于“技击”。从上文八井武术的由来可知,八井武术源起主要是用于保家护院,在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实战而逐渐得以自成体系,同时又在不断的实践检验中而得以成名。例如,据《罗源县志》记载:“清末,八井村雷朝阳精于拳棒,一人能敌10余人,名震闽东。”^[3]课题组在调研过程中有幸学习了雷进雨、雷知坤、雷明三代人演练的拳术、棍术和对练,从单个动作和对练动作分析,拳术的攻守体系较为严谨,一招一式都体现着南拳的“步伐稳健,拳法多变”的特征,注重体现最后“寸劲截力”的爆发。例如,其多套拳种中的出拳并未将肘关节伸直,而是留有约150度的弯曲度,这样不仅能够爆发出寸劲截力,而且即使被对方攻破或擒拿,仍有防守余地,体现出攻防兼具特点,是紧急情况下防身自卫、保护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虽然在当前和谐社会中,很少需要武术的技击功能,但面对一些不法分子的暴力手段,八井武术将显示出积极的正能量,也是尚武精神的正义展示,所体现的经济价值值得思考。

但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八井武术并未有何等凸显的直接经济价值,仅有的就是参加比赛的奖金及非遗关怀下的经济补贴。在武术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国,诸如此类的拳种体系比比皆是,归根结底是传承主体的逐渐减少,甚至消失。像这样在自然传承中的民间武术如果缺乏农耕文明的社会背景会很快缺少传人。人们为了生计而四处奔波时,传承民间武术就会放在次要地位^[24]。因此,当身处经济快速转型的新农村建设中,为了使家庭能够过上丰富的物质生活,他们不得不面对物欲横流的“拜金主义”,然而,此时的他们又有谁“有时间”去真正考虑传统武术所蕴含的隐性经济价值呢?

4 结束语

村落传统武术是中国农耕文化催生的重要成果之一,俨然已成为中国村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是当前和谐社会建设和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优质载体。八井武术以武术的本质(技击)特征而得以闻名,在“几度风雨几度春秋”的社会背景中呈现出跌宕起伏式的发展,其过程虽展现了八井武术强劲的生命力,同

时基于当前武术人口基数的大幅度下滑,也使得我们直观审视到村落传统武术发展的挣扎和尴尬。虽然,在习近平同志积极倡导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指导下,在国务院国发[2014]46号文件中关于“鼓励地方根据当地自然、人文资源发展特色体育产业,大力推广武术、龙舟、舞龙舞狮等传统体育项目,扶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发展”^[25]等相关文件精神,在非遗保护力度加强的社会环境下,八井武术看似迎来了空前的发展契机,前途蓝景近在咫尺,但是,谁来传承他,谁来发展他呢?如果不能充分调动传承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不能使“文化认知→文化认同→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思想链条激发,谁又能作为传承主体去发掘八井传统武术的价值真谛,将其作为推动村落武术发展的最强音,使得传统武术真正回归变迁中“原生态武术”发展的自愿、自发之路。然而,面对村落传统武术发展日渐式微的态势,我们深刻的感触到:振兴中华传统武术,路漫漫其修远兮!

参考文献:

- [1] 朱炳祥. 何为“原生态”? 为何“原生态”? [J]. 原生态文化民族学刊, 2010, 2(3): 3.
- [2] 张天禄. 福州市畲族志[M]. 福州: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4: 275, 273.
- [3] 罗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罗源县志[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8: 1, 155-159, 874-875.
- [4] 篮运全, 耀品枚. 闽东畲族志[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9: 30, 426.
- [5] 林荫生. 福建武术拳械录[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1: 395.
- [6] 林荫生. 中国南少林[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3: 105.
- [7] 石奕龙, 张实. 畲族: 福建罗源八井村调查[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5: 398, 400.
- [8] 邱丕相. 中国武术文化散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1.
- [9] (美) 亚德里安·斯莱沃斯基. 需求: 缔造伟大商业传奇的根本力量[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 [10] 克莱德·M·伍兹. 文化变迁[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9: 22.
- [11] [清] 海外散人. 榕城纪闻[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22.
- [12] [清] 陈鸿. 清初莆变小乘[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81.
- [13] 蒋炳钊. 福建罗源县八井村畲族社会情况调查[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6: 118.
- [14] 苏肖晴. 论文革时期中国武术发展的特征[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1999, 33(6): 30.
- [15] 周之华, 张有峰. 文革时期北京武术的研究[J]. 中华武术, 2013, 2(6): 73.
- [16] 陈振勇, 姚孔运. 回族武术促进民族文化认同的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以兰州回族武术为个案[J]. 体育科学, 2012, 32(9): 52.
- [17] 费孝通.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3): 22.
- [18] 季羨林, 文明国. 季羨林对话集——21世纪: 东方文化全面复兴的新纪元[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 45.
- [19] 乔正霞, 刘敬丽. 从“天人合一”看武术的可持续发展[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05, 24(3): 124.
- [20] 王岗, 张大志. 从“体育”走向“文化”: 中国武术当代发展的必然选择[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3, 39(6): 7.
- [21] 艾泽秀. 构建中国武术职业化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4(6): 330.
- [22] 一木. 武术何时搭上市场经济的“客船”[J]. 中华武术, 1997, 157(8): 6.
- [23] 太极拳的大产业梦想[EB/OL]. [2008-9-8]. <http://www.cntjq.net/article-3592-1.html>.
- [24] 郭玉成. 中国民间武术的传承特征、当代价值与发展方略[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07, 31(2): 41.
- [25]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加强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EB/OL]. [2014-10-20].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10/20/content_9152.htm.